

司馬文正公集

蘇軾詩集
卷之六
PDG

府志卷第五十二

大事志

唐

五行志四月己亥京師地震

按事在建中元年又三年六月甲子四年四月甲子五月辛巳俱震

舊書陽惠元傳田悅加兵河上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
肅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
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軍
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
日當共爲歡苟未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上降璽

書慰勞

按事在建中二年

天文志六月熒惑太白門于京師

兵志詔募兵以白志貞爲使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
嘗任者家皆出子弟奴馬裝鎧助征授官於是豪富者緣
爲幸而貧者苦之

舊書姚令言傳姚令言爲涇原節度使李希烈叛圍襄城
甚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士多攜子弟來
望京師獲厚賞時詔京兆尹王翊犒軍士惟糲食菜餽軍
士覆而不顧曰吾輩將死于難而食且不飽安能以草命
刃耶國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

將至漣水返戈鼓譟而還令言急奏之上令內庫出緡緡
二十車馳賜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居人走竄亂兵呼曰
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
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倉卒出幸賊
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通鑑上與太子諸王公自苑北
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
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姜公輔扣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
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
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
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自志貞王翊陸贄等追及上于咸
陽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至衆心恃

之稍安。白孔六帖：德宗幸奉天，郭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
曙至，伏謁道左，遂從入駱谷。杜陽雜編：德宗將幸奉天，自
攜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耶？」
遂以劍斫楹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及乘輿
過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卽火精劍也。神異錄：德宗
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卽住。」帝曰：「豈欲朕止於林木
間耶？」及奉天尉賈隱林謁行在，帝觀隱林氣色，雄傑兼是
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帝因召於臥內，以探籌畧之。
隱深隱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甚異之。
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於地，臣以頭戴日。上天帝曰：『朕此
夢也。』」乃已前定，遂拜隱林爲侍御史，糾劾行在。

舊書姚令言傳太尉朱泚罷鎮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謀
曰朱太尉久囚于宅若迎爲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
又幸泚寬和乃請令言率騎迎泚泚方遲疑旣而諸校齊
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含元殿段秀實傳朱泚反以秀實
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
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
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論
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
可乃陽與合朱泚傳朱泚擁徒居白華殿或教以迎天子
泚顧望愕然光祿卿源休至請間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
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吳激傳泚反

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懷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激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激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卽日齋詔見泚泚業僭逆故留激客省不遣卒被害

段秀實傳秀實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欲圖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

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座秀實戎服與休並話至僭位勃然起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中顙流血鱗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海賓明禮靈岳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悵悵

朱泚傳泚大陳旗章金石於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卽皇帝位于宣德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文獻通考朱泚僭位長安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

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橫歛焉

李懷光傳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于醴泉

通鑑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于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進屯東渭橋

李晟傳帝出奉天有詔召晟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通鑑**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於七盤敗泚將仇敬忠

遂取藍田

李元諒傳李元諒爲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時兵興倉卒裏屬爲鎧剡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時尙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逾渭南

馬燧傳燧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

綱目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賊徒破膽若使之乘勝取長安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

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陽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遂引兵行

五行志朱泚旣僭號名其舊第曰潛龍宮占者以爲易稱潛龍勿用此敗祥也朱泚未敗前兩月有童謠曰一隻筋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蛆

天文志六月熒惑太白鬥于東井

按已上事並在建中四年

李晟傳李晟壁東渭橋劉德信自扈澗敗歸軍器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

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
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
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
之奪其心爾晟說懷光進兵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懷
光軍多虜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辭不受季懷
光傳李懷光屯咸陽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
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
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晟不
得已閉壁不出

李晟傳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陰
通朱泚反狀寢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未報會

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
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
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
死之冊府元龜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表論諸軍
衣糧薄神策衣糧厚意在撓沮李晟密奏恐其有變帝憂
之遣陸贄使懷光宜諭使還奏曰賊泚勢窮援絕引日偷
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乃
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
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畧終恐變故難測伏望
以李晟移軍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
移軍事雖蓄異端何由起怨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廻

意破賊故晟累奏移軍不許及贄陳懷光反狀乃可晟奏
遂移軍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
咸陽贄慮懷光并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
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
李晟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
然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
所邀籍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
卽日進路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德宗曰
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必已惆悵若遣建徽惠元
就東則足得爲辭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
得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

西夢廬志卷三
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

綱目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懷光曰我不反欲蓄銳以候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腹心太尉旣負天子演芬豈得不負太尉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

使左右齎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晟傳李懷光既反帝狩梁州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宏口
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
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
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
卑詞厚幣僞致誠于懷光者時敖瘡單惡乃使張或假京
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
曰國家多難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
富貴非英豪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
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于是駱元光以華州之
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

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奔河中

李懷光傳李懷光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屯好時其下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遂欲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

舊書德宗紀五月壬辰尚可孤破賊于藍田尚可孤傳可孤遷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仇敬復來寇可孤率兵擊擒敬斬之遂進軍與副元帥李晟決策攻討可孤之師爲先鋒

李晟傳晟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甲精兵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